

# 李宗仁將軍傳



趙 軼 琮 著

時代書局刊

李宗仁將軍傳

趙軼琳編著

大時代書局出版

大時代人物叢書之

李宗仁將軍傳

有·所·權·版

編著者

趙軼

琳

發行者

大時代書局

上海福州路中市

經售處

光明書局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出版

實價一角八分

## 目 次

### 第一篇 出師北伐時代

一 驅逐廣西軍閥	一
二 歸附國民政府	一
三 率部參加北伐	三
四 攻克武漢三鎮	一
五 底定江西	五
六 會師攻取南京	七
七 龍潭敗孫傳芳	九

八 西征討伐唐生智.....

八

九 北伐完成.....

三

## 第二篇 埋頭建設時代.....

一 退入廣西省.....

七

二 出西江圖粵.....

三

三 大舉攻湖南.....

四

四 整軍經武.....

五

五 訓練廣西民團.....

四

六 六 與陳濟棠攜手.....

四

## 第三篇 對日抗戰時代.....

一 一 兩廣出兵抗日.....

五

- 二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  
三 北上赴國難 .....  
四 虎鎮徐州 .....  
五 全力支撑戰局 .....  
六 充 .....  
七 空 .....  
八 空 .....  
九 空

# 第一篇 出師北伐時代

## 一 驅逐廣西軍閥

李宗仁將軍，字德鄰，廣西省桂林縣人。生於前清光緒十七年——西歷一八九一年，現年四十八歲。

將軍自年青時就懷抱大志，智勇過人，起初入廣西陸軍學堂，在校刻苦努力，飽受軍事教育。畢業後，在本鄉一個學校裏充當體操教練，以能忍苦耐勞，為人們所器重。不過做一個小小的教練，未免有負他遠大的志願，當時一般軍官，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的很多，李將軍認為這是一條出身的路徑，於是

便辭去體操教練的職務，北上入保定軍官學校肄業，在校識白崇禧黃紹竑兩將軍，三人感情很是密切，白黃兩將軍，後來終於成了李將軍莫大的臂助。

李將軍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後，就返廣西故鄉服務。當時廣西的軍政大權，都握在陸榮廷和莫榮新的手裏。陸莫兩人都是綠林英雄出身，不懂政治，自恃手裏握有兵權，把廣西當做他們兩人的地盤，無惡不作。廣西的民衆，恨他們刺骨，但却無可如何。李將軍是畢業於軍官學校受過新思想洗禮的新派軍人，和綠林出身的純粹封建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自然如水火不能兩立，對於陸莫兩人的所行所爲，更覺看不過眼。不過照當時的形勢而論，實在是無法打倒他們的，因此他就到莫榮新的軍隊裏去供職，逐漸的由營長而團長而升到旅長，時間也已到了民國十二三年間了。

這時，李將軍手下的實力，已經比較充足了，他眼看鄰省廣東在國民黨總

理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革命空氣，蓬蓬勃勃，異常緊張，再返看自己的故鄉廣西，在封建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的把持下，行政腐敗，不堪言狀，更覺忍受不住，爲了愛鄉和愛國觀念的驅使，於是便和黃紹雄白崇禧兩位將軍聯合起來，把陸榮廷和莫榮新兩人驅逐出去，統一了廣西省的軍政大權。

## 二 歸附國民政府

李將軍既和黃紹竑白崇禧兩位將軍，驅逐了陸榮廷和莫榮新，代陸莫兩人而據有廣西的軍政大權，又覺得如若自己在政治上沒有一個正確鮮明的立場，很難得廣西民衆的同情。這時他默察國內大勢，知道廣東方面的國民黨，爲全國民衆所擁護，將來一定有很大的發展，爲了穩固自己的地位計，就有想把廣西併入廣東國民政府，服從國民政府指揮的意思；終於在民國十四年間，派白

崇禧將軍爲代表，到廣東去報聘，表示願意歸附廣東國民政府。

這時廣東國民政府方告成立，主席爲汪精衛，在聆悉了白崇禧將軍的來意以後，就把這事請示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廣西軍事當局既然表示願意接受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對於這要求，就全體予以通過。從此以後，李將軍遂開始成爲國民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年八月間，汪精衛先生又親赴廣西，和李將軍及白崇禧將軍一度磋商，於是兩廣的合作，乃更趨密切，國民政府並任李將軍爲廣西軍司令部督辦，而以黃紹竑將軍爲副督辦。

民國十五年一月三日，國民黨在廣州中央黨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李將軍和黃紹竑將軍，都當選爲候補中央監察委員，這是李將軍在國民黨內佔有地位之始。

### 三 率部參加北伐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早就有了決議，當時屬於廣州國民政府的軍隊，也已全部改編，以黨軍教導團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建國湘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譚延闔任軍長；建國第一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第一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福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其後復以程潛的攻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即以程任軍長；同時因李將軍的歸附，乃將廣西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以李將軍任軍長，黃紹竑將軍任代黨表。

當時湖南的湘南善後督辦唐生智，因為和湖南省長趙恆惕意見不合，派代

表劉文島雷鑄寰到廣東去，游說廣東當局，說：如果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唐生智願率所部聽命前驅，不過附帶的有一個條件，就是譚延闔和程潛二氏所部的第二第六兩軍，請不必取道湖南。這因為譚程二氏過去在湖南省內很有地位，唐生智並且是譚延闔手下宋鶴庚部的旅長，在譚延闔奉總理孫中山先生之命，入湘討賊，和趙恆惕交戰時反譚投趙的。所以他很怕譚延闔程潛二氏所部第二第六兩軍進入湖南，不但戰勝趙恆惕後，湖南的政權不能為他所有，就是他自己的軍權，也隨時有瓦解的危險，遂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條件。當時國民革命軍正想假道入湘，不過因為北洋軍集中在湖南湖北一帶，沒有機緣，唐生智的要求來得恰是時候，當然沒有不容納的。於是，廣東當局就派白崇禧和陳銘樞兩將軍為代表，到湖南去報聘，答應唐生智的要求，不派譚延闔程潛二氏所部入湘，並將唐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即以唐任軍長。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總司令蔣介石領導之下，誓師北伐。當時北伐軍的戰鬥程序，取道湖南的是總司令蔣介石所兼的第一軍，李將軍的第七軍，和第四軍由陳銘樞將軍統率的一部。於是，李將軍遂率領所部廣西健兒，追隨總司令蔣介石將軍之後，浩浩蕩蕩的殺奔湖南來了。

#### 四 攻克武漢三鎮

李將軍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既進入湖南，北伐的序幕也就從此展開。革命軍入湖南後的第一次劇戰，就是衡陽之役。這時本來由唐生智的第八軍擔任正面，和趙恆惕部周旋，但因敵人恃險頑抗，故第七軍亦加入作戰，由側背抄襲，攻趙恆惕的右翼，趙恆惕不支，乃狼狽潰退，衡陽遂告克復，這是李將軍的初出茅廬第一功。

革命軍既攻下衡陽，就乘勢北追，直達長沙。吳佩孚趙恆惕等集中兵力，頑強抵抗於岳州，雙方在岳州一帶劇戰極烈，四軍七軍八軍全體加入前線，李將軍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異常勇敢，深爲蔣介石將軍所贊許。

岳州既下，武漢已動搖，但吳佩孚藉汀泗橋與賀勝橋的天險，集重兵於此，作最後的掙扎。唐生智的第八軍，在此損失頗重，幸七軍與四軍極爲出力，終於把汀泗橋與賀勝橋相繼攻了下來，七軍與四軍的聲譽，也就在這兩役中，馳名了全國。

汀泗橋與賀勝橋的相繼攻下以後，漢口漢陽已失去了屏障，吳佩孚的部下都被殺得膽戰心驚，不敢再戰，吳雖親自督陣，並手斬後退的軍事長官以徇，也挽不回已頽的士氣，只得倉皇逃上軍艦，漢口和漢陽遂相繼被革命軍攻克。

當時武漢三鎮，只有武昌城沒有被革命軍攻下。武昌守將劉玉春，奉吳佩

孚的命令，死守待援。革命軍因武昌形勢重要，不攻下武昌，就無法控制長江下游，所以也用全力猛攻。第七軍中的廣西健兒，在李將軍指揮之下，和蔣介石將軍所率領的黃埔軍校學生，組織敢死隊，用雲梯爬城猛撲，前仆後繼，死傷繢繢，終因武昌城垣堅厚，不易攻下，一直攻了四十多天，才在十月十日雙十節那天，把武昌攻克，俘虜了吳佩孚的守將劉玉春。

從出師北伐到攻克武漢，李將軍所率的第七軍，始終在國民革命軍中居重要的地位，而李將軍的聲名，也就在這時逐漸為世人所熟知。

## 五 底定江西

革命軍北伐，假道入湖南的時候，恐怕孫傳芳出兵搗亂後方，所以曾派員和他聯絡，孫傳芳是個頭腦簡單的封建軍閥，只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盤便足夠，

便也按兵不動，坐觀吳佩孚的成敗；可是後來看見革命軍聲勢浩大，心頭不免暗暗有些恐慌起來，連忙在江西方面積極布置，預備和吳佩孚取一致行動。革命軍爲解除側背的威脅，勢不能不先攻下江西，於是遂毅然決然的下令討伐孫傳芳。

討孫之令既下，革命軍遂開始進入江西。當時進攻江西的部隊，計有王柏齡的第一軍，（第一軍在北伐時分爲兩部，一部隨何應欽留守東江，一部隨總司令蔣介石北伐，第一軍軍長原由蔣總司令兼任，後蔣以軍務繁忙，辭去第一軍軍長兼職，乃改由王柏齡擔任指揮。）譚延闔的第二軍，朱培德的第三軍，程潛的第六軍。在前方打得最壞的是王柏齡指揮的第一軍，王指揮官是有名的『聞砲即跑，每戰必敗』。第二第三第六各軍，則打得平平常常，互有勝敗，一時不易得手。總司令部乃將李將軍所率的第七軍，及陳銘樞將軍指揮的第四

軍一部分，調往江西，參加作戰。

|李將軍所率的第七軍，在開始北伐，由廣西入湖南時，原祇有夏威胡宗鐸鍾喜培三師，後來因沿途作戰，收編頗多，到兩湖底定時，已擴充成五師之衆，七軍聲勢，遠駕各軍之上。這時奉命調赴江西，以他的無敵不克無堅不摧的部隊，來對付孫傳芳部下的鄧如琢軍，當然游刃有餘，所以一戰就克復了十餘縣，乘勝和程潛的第六軍攻克了九江。九江是孫傳芳的大本營，被李將軍攻克以後，一時南京和上海的孫傳芳後方，大為震動。

|李將軍既率部攻下了九江，就沿南潯路進攻南昌。九江和南昌之間的馬迴嶺，是著名的險要，意思就是馬行經過，也要迴頭。孫傳芳倚恃天險，置主力部隊盧香亭等在這一帶，以阻革命軍的前進。李將軍率領第七軍中的廣西健兒，和張發奎葉挺兩將軍所率的第四軍部隊，奮力作戰，把孫傳芳的主力部隊

完全殲滅，馬迴嶺既下，南昌無險可守，隨即也就被李將軍率部克復。

這時孫傳芳見形勢日非，乃抱孤注一擲的決心，把他最精銳的謝鴻勳部調到江西來。李將軍攻克南昌後，因率部在徇下各縣，南昌城防空虛，一時不及提防，南昌遂又爲孫軍所得。李將軍聞耗，急忙回師，中途和孫軍謝鴻勳部遭遇，第七軍中的一部分士兵，暗藏槍支，喬裝農民，謝部不察，反向他們詢問前面有無革命軍，回說沒有，謝部乃放心大膽前進。不意軍行未幾，第七軍伏兵齊起，後面喬裝農民的士兵，也都把暗藏的槍支取出，前後夾攻，謝部大敗，謝鴻勳腿部中彈，運回上海，不治而死。李將軍乘勝追擊，直薄南昌，南昌遂失而復得，至此形勢乃大定，孫傳芳再沒有餘力進窺南昌和九江了。

## 六 會師攻取南京

江西全省底定之後，孫傳芳已成一蹶不振之勢，同時何應欽白崇禧兩將軍所率的東路軍，也已先後攻下了福建浙江，於是，北伐軍事的唯一目標，乃為會師南京。這時總司令部也已進駐南昌，擬定計劃，以白崇禧將軍所率的東路軍為右翼，進攻上海，俟攻下上海後，再移師西指，循京滬線進攻南京；以何應欽將軍任中路，進攻長興宜興，出常州無錫，橫斷京滬路線，與白崇禧將軍會師攻取南京；以李將軍的第七軍，及程潛的第六軍任左翼，溯揚子江東下，直取南京，與何白二將軍會師。

李將軍被任為第三路總指揮，所部與程潛的第六軍，統被稱為江右軍。安徽因陳調元的歸附，所以並沒有遭遇任何頑強的抵抗，孫傳芳這時已在「兵敗如山倒」的情勢下，雖有少數殘部，但均不值一擊。李將軍率部由九江出發，下安慶，下銅陵，下繁昌，下蕪湖，一路勢如破竹，同時何應欽將軍所部，也

已佔領了無錫常州，進攻鎮江。南京城內的警官，早已和革命軍取得聯絡，十六年三月念四日，李將軍與何應欽程潛賀耀組魯滌平等部，會同攻入南京。直魯聯軍張宗昌部，已應孫傳芳之邀南下，鑒於形勢日非，自知難操勝算，開始陸續退却，南京城內孫傳芳系官吏也倉皇遁去，革命軍旋即入城，出示安民。當時雖因各國領事左袒軍閥，命令停泊揚子江中的軍艦，開砲向革命軍攻擊，以致造成所謂「南京事件」，可是革命軍對於南京的統治，已經成爲堅不可搖的了。

李將軍和各部軍隊會師攻下南京以後，就繼續率部北伐，渡過長江。直魯聯軍和孫傳芳的殘餘部隊，當之無不披靡。不幸寧漢分裂，國民黨內訌，蔣介石將軍下野赴日，北伐軍事乃一度遭受挫折。當時李將軍本已率部攻下徐州，在鄧縣滕縣之間，和直魯聯軍相持，也因此之故，不得不重新退回南京。

## 七 龍潭敗孫傳芳

十六年秋間，寧漢合作運動漸次成熟，武漢方面，乃要求以蔣介石將軍下野爲前提條件。蔣爲顧念大局，企望寧漢合作的及早實現，遂慨然於八月十四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將軍權交由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將軍主持。

這時，革命軍正和孫傳芳張宗昌等相持於山東南部諸城日照到韓莊夾溝之線，聲勢甚盛，驟然失去了統帥，事機立壞，第十軍長王天培，十四軍長賴世瑩等驕兵悍將，都怠惰懷異志，紛紛自由潰退，倘若沒有賀耀組以一軍堅守蚌埠，那麼直魯聯軍已能從津浦線直下長江，震動首都了。可是皖北之線雖然沒有動搖，江北之線却已無人肯守，賴世瑩曹萬順等紛紛渡江而南，給孫傳芳一

個很好的機會。孫自從敗退入山東，所部雖然還剩下幾萬，但寄人籬下，困苦頗深，現在幸而得到了這個好機會，當然不肯錯過，乃把所有的部隊完全集中在揚州，歃血誓師，激勵士卒，務必攻下南京；同時又自知力量有限，不敢分散兵力，想作行險僥倖之計，就擇取鎮江南京間的龍潭，爲襲擊目標。龍潭是京鎮間離江最近的地點，登岸不一里就是鐵路，如若能夠佔據，則京滬間的交通就告斷絕，可操必勝之券。若得由此西進，越過棲霞山鍾山，就到南京城，爲程不足五十里，所以襲取龍潭，可以說是戰略上最佳之點。

孫傳芳的襲取龍潭，是用十二圩的運鹽船，和截留得來的小輪數百艘，一舉而佔據鐵路，更進而破壞下蜀及棲霞山間路軌。南京政府方面，自蔣介石將軍下野以後，就由一羣老朽昏庸的西山會議派，組特別委員會主持，得到了孫傳芳偷襲龍潭的消息，一時京中人心惶惶，高級官吏紛紛離京，幾乎形成無政

府狀態。幸虧李將軍恰巧在南京，乃急調京城衛戍各軍堵截，激戰於鍾山棲霞山之間，因得失有關全局，故士卒都拚命作戰。同時白崇禧將軍正從上海入京，到無錫而聞變作，立刻下車，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嚴令於兩小時內集兵四團，隨同出發；賴這時已心懷異圖，滿口藉詞推諉，幸當時熊式輝正任賴部師長，對賴的舉動很覺不服，自告奮勇，願率所部兩團，立刻西進；白將軍一面又電檄京滬沿線各軍，於當天趕到鎮江，夾擊孫傳芳軍。這一戰役，可以說是北伐以來死傷最重的一戰，因為雙方都處於有勝無敗的地位，抱破釜沉舟的決心，以故血肉相搏，死傷遍野，苦戰亘兩日夜，孫軍始陷於失敗。

◎孫傳芳軍隊的失敗，有好幾種原因：第一因為孫抱單獨恢復地盤的觀念，事前沒有同張宗昌商量，師無後繼，不耐久戰。第二，孫部處於山湫江濱的一隅，仰而攻擊，形勢先處不利。第三則渡江倉卒，軍實無多，並且缺乏重砲，

而革命軍則後方裕如，補充迅速，京城各砲台及鐵道砲車，復給予孫軍以致命威脅，孫傳芳的慘敗，實在是在意料之中。計此役孫部損失十分之九，孫亦僅以身免，從此一蹶不振。

龍潭戰役，實在是重新奠定革命基礎的有關生死的一戰，這一場戰役的功勳，應以李將軍爲最；因爲如若不是李將軍飛調京城衛戍各軍應戰，迅赴事機，恐怕南京城早已陷落在孫傳芳的手中了。

## 八 西征討伐唐生智

龍潭戰役雖然重新奠定了革命的基礎，可是不久以後，武漢方面的唐生智又突然率部異動起來，南京特別委員會乃下令討伐，命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率領廣西軍，迎頭痛擊。

關於唐生智異動的經過，是頗值得一說的。原來自從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後，寧漢實行合作，武漢政府取消，漢口另外設立政治分會，名義上雖由汪精衛主持，實際上好像唐生智的私人御用機關一樣。因為這時的兩湖，不僅共黨勢力已被肅清，而且張發奎也被排斥南返，陳嘉祐譚道源也被壓迫西去，所有兩省軍政財黨四權，全在唐生智手裏，別無異己勢力。所以唐生智的統治，極為單純，毋庸顧慮。唐亦躊躇滿志，得意忘形，有一天歡宴部下，曾在席上作大言說：「兩湖現在是我的天下！」其跋扈的狀況，可見一斑。

蔣介石將軍下野以後，唐生智因南京羣龍無首，以為有機可乘，乃遣派大批密探，分佈南京蕪湖各地，由湘人唐信孚負總責，匿居於南京美國領事館。唐信孚因急欲使唐生智的勢力能夠達到東南，所以每天給唐生智的祕密報告，不是說李將軍及白崇禧將軍將要和何應欽將軍火併，就是說特別委員會分裂在

即。唐生智爲其所惑，以爲南京確實不值一擊，並沒有想想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所率領的廣西軍，實力是不容輕視的，就冒冒失失的決意東下，直取南京，打算由兩湖一躍而握黨國的大權。

唐生智既決心東下，所部就陸續開赴下游，江西是朱培德的防地，但朱部實力無幾，自經賀葉軍繳械一部分後，更不足數，所以唐生智東下，朱培德實在無力阻止，甚至安徽方面，也毫無反響，唐生智部隊乃得由武漢而九江而安慶，長驅直下，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唐部到達安徽後，唐生智就委何鍵爲安徽省政府主席，並把安徽省黨部也全部位置了他的私人，這時唐生智聲勢赫赫，大有取南京如探囊取物的模樣。

南京的特別委員會，也早已覺察了唐生智的跋扈，知道他必有異動，早就暗中防範，這時就下令討伐，命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率領廣西軍隊，迎頭痛

擊。李將軍奉命後，就率領所部，親赴前線，指揮作戰。廣西軍隊素以作戰勇猛著稱，在北伐初期，就有八軍不如七軍之諺，而且唐生智部隊，驕傲特甚，毫不把廣西軍看在眼裏，所以一和廣西軍隊接觸，就一敗塗地。唐生智倉皇遁去，臨行時，並把勸他自動下野的師長張國威勒斃以洩憤。從此以後，兩湖就由唐生智的天下，轉移到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的手裏，唐生智的軍隊，也經李將軍收編了一部分，這使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部下的實力，更為雄厚起來。

## 九 北伐完成

李將軍自參預西征討唐之役，把唐生智擊敗以後，就留駐在武漢，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並兼任中央監察委員及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和何應欽、白崇禧二將軍並稱，為南京特別委員會中三大軍事領袖之一，其地位且在何白。

## 二將軍之上。

這時北伐軍事早呈中止的現象，自經孫傳芳的偷渡，唐生智的異動二役，革命軍在長江下游一帶，幾乎僅只保住了南岸，和奉軍及直魯軍閥餘孽，形成隔江對峙狀態。雖然河南方面的馮玉祥，山西方面的閻錫山，都早已歸附革命軍，閻錫山並已出兵討奉，可是十月初望都會戰的結果，山西軍失敗，被奉軍封鎖於省境之內，僅賴傅作義孤軍死守涿州。馮玉祥新定河南，事實上又難以移師應援。奉軍側背既形安定，就和直魯軍引鋒南向，攻擊益形猛烈，革命軍的形勢漸趨不利。南京政府的立場，無論如何，不能不完成北伐，十七年一月九日，蔣介石將軍在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何應欽將軍爲前敵總指揮，確立北伐的新陣容，北伐軍事始重新趨於積極，一舉奪回浦口，二月十六日奪回徐州。蔣總司令旋即與馮閻兩將軍相會於河南開封，議定協同作戰計

劃，會議結果，國民政府遂編成如下的四個集團軍：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蔣介石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馮玉祥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李宗仁

當時直接在蔣總司令指揮之下，擔任津浦線正面作戰的，是一四兩集團軍，而李將軍和何應欽白崇禧兩將軍，實爲蔣總司令最大的臂助。（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集結鄭州，準備從平漢路正面，突破奉軍的中央主力，並以一支隊助攻濟寧。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則突破山岳地帶的封鎖，開始轉取攻勢，北部沿平綏路向北平，東部與平漢線的馮軍會合。）一四兩集團軍在津浦路正面攻下濟南後，因日本的挑釁，發生濟南慘案，蔣總司令爲避免糾紛，早日完成

北伐計，乃命李將軍率領第四集團軍，繞道濟南西面，渡過黃河，繼續完成北伐。

李將軍奉命後，即與白崇禧將軍率領第四集團軍，繞道北進，前鋒過黃河，一似摧枯拉朽，張宗昌部下殘餘的直魯軍，節節潰退，彷彿風捲殘葉，一掃而空。因直魯軍的潰退，使奉軍的本部發生大動搖，同時馮閻兩軍也漸漸逼近平津，奉軍的全線總退却，已毫無猶豫的餘地。張作霖本來強硬主戰論，這時知道不能再事固執，遂決意退出北平，偕同幕僚，從京奉線出關，不意六月四日午前，專車在皇姑屯車站遇炸，與黑龍江督辦吳俊陞同歸於盡。六月八日，平津已完全落入革命軍之手，青天白日旗，開始飄揚於北平城頭了。

革命軍既克復平津，北伐軍事可謂已告一段落，七月六日，李將軍與蔣馮閻三總司令會集北京，在西山碧雲寺，總理靈前，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北伐

偉業，開始不過二年，卒達到 總理生前未竟的遺志，李將軍的功勳，實在是不容埋沒的。



## 第二篇 埋頭建設時代

### — 退入廣西省

北伐完成，全國宣告統一，這時國民政府已經在廣東武漢開封太原四處地方，設立了四個政治分會。武漢政治分會的主席一職，就委李將軍擔任。

設立政治分會的目的，原是爲了分區負擔實行政治指導，然而因爲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就沒有一年不在分崩離析之中，封建軍閥割據地盤，已經成了慣技，此刻全國固然統一了，但封建意識却並不因此之故，就能從手握兵符的人的頭腦中清除，所以政治分會的設立，實際上又隱然形成了勢力及地盤的分

配。例如太原政治分配的管轄區域，屬於閻錫山的勢力範圍；開封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馮玉祥的勢力範圍；廣東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李濟深的勢力範圍；而武漢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也無疑地是屬於李宗仁將軍的勢力範圍了。

蔣介石將軍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當然不願意辛辛苦苦方始完成的北伐，僅僅換來一個全國統一的空名義，必定要實際做到這一步，方始滿足，於是他就一方面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以謀統一軍權，另一方面又下令廢止各地政治分會，以謀統一政權，這就和擁兵自衛的各地政治分會的巨頭，發生了正面衝突，他們對於聲威卓著的蔣介石將軍，本來早就心懷疑忌，恐他要進行獨裁，這時聽說要削減他們的軍權，愈加證實所疑不爲無因，當然誰都不肯答應，便紛紛起來反對。其中李將軍的手腕較爲靈活，他知道蔣介石將軍要廢止各地的

政治分會，就先下手爲強，用武力驅逐了由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的譚延闔氏的親信人物魯滌平，並罷免了他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官職，以免變生肘腋；一面又命胡宗鐸陶鈞率領軍隊，在長江下游一帶布防，阻止政府軍的西進，並相機進兵皖贛。蔣介石將軍也知道新軍人比較舊軍閥爲難對付，而李將軍又是一位人才，所謂『桂系』的野心，更不在小，於是他就借題發揮，先從這一方面下手，第一着便把比較沒有城府的廣東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誘入南京，加以軟禁，接着便於三月四日下令，斥責武漢政治分會的違法。在李將軍主持下的武漢政治分會，不接受這種申斥，於是便於三月二十六日下討伐令。

這時，國民黨中央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之下，於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中一致通過，褫奪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三將軍的職權，並授權國民政府，討伐武漢政治分會。李將軍知道已爲蔣介石將軍所不容，便也不再客氣，

就命胡宗鐸陶鈞率領所部廣西軍進兵，對中央軍迎頭痛擊。

廣西軍隊作戰雖然素稱勇敢，但却遠不能敵中央軍的精銳，兼之蔣介石將軍又是一位聰明的戰略家，他的威名更足以先聲奪人，所以一經開戰，胡宗鐸陶鈞二部就節節敗退，沒有多少工夫，武漢三鎮也完全落入中央軍的手中了，李將軍想推翻以蔣介石將軍爲主體的南京國民政府的企圖，這時乃完全歸於失敗。

武漢三鎮落入中央軍手中以後，李將軍就率領廣西軍隊退集湖南岳州到長沙一帶。這時廣西軍隊中的精銳部隊，並沒有損失多少，李將軍原先打算就把湖南作根據地，和中央軍一拚，勝則繼續向鄂贛進展，敗則退入廣西保持廣西原有地盤，恰好白崇禧將軍由平南回，兩人計議之下，又變了主意，覺得廣西軍這時萬無繼續和中央軍作戰的可能，因爲當他們參加北伐時，早已把所有精

銳部隊調離了廣西，此刻廣西僅有少數省防軍，實力薄弱，而且態度很不可靠，可以依附自己，也可以依附中央軍，要是在湖南繼續作戰，勝了還可以說，敗了則留在廣西的軍隊，勢必趁風轉篷，改變態度，依附到中央軍那一方面去，到那時自己精銳的部隊又已喪失了，無法奈何他們，那就不但保持不住湖南，便是廣西原有的地盤也無法保持得住，不如趁現在實力還沒有完全喪失的時期，急流勇退，先保持住了廣西原有的地盤，然後整軍經武，等實力充足以後，再徐圖中原；諒中央軍既得湖南，決不致窮追到廣西，倘若他們貪心不足，竟啣尾窮追，那時再在廣西境內和他們決一死戰，還不算遲，所以並不和中央軍在湖南省境內繼續作戰，就率部退入了廣西。

李將軍自和白崇禧將軍率部退入廣西以後，中央軍果然沒有尾追到廣西省內來，僅僅把廣西省政府改組了一下。事實上，廣西省的軍政大權，依舊在李

將軍和白崇禧將軍二人的手裏。

## 二 出西江圖粵

反對蔣介石將軍主持下的南京國民政府作中央集權之舉的，並不祇所謂桂系的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三將軍，自從『桂系』失敗以後，沒有多久工夫，開封政治分會主席馮玉祥將軍，也舉起了反蔣的旗幟。這時，蔣介石將軍重新起用唐生智，任爲第五路軍總指揮，就令他率部討馮。唐生智因過去在兩湖的失敗，馮玉祥的袖手旁觀，不加聲援，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所以對馮頗爲懷恨，沙場相見，作戰甚烈；同時馮玉祥將軍的部下，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等，也都紛紛和馮脫離，帶了部隊投入中央軍方面，故交戰結果，馮玉祥一敗塗地，退入山西晉祠。可是討馮勝利以後不久，唐生智又起而反蔣了。另一方面，駐紮

在湖北沙市的張發奎將軍，也舉起了反蔣之旗，和河南方面的唐生智，遙相呼應。

這時，汪精衛先生實爲蔣介石將軍唯一的政敵，每一次反蔣的運動，幾乎無不和汪先生有關，而張發奎將軍和汪先生的關係，尤爲密切。張唐兩部，既先後對蔣叛變，當時計劃，因自鄭州至許昌漯河郾城駐馬店確山一帶，均由唐部駐紮，故決定唐部由平漢路南下，下信陽，出武勝關，而直抵武漢；張部則由沙市向東進攻武漢，俟兩部在武漢會師後，再定進取路向。不意唐部在確山附近和中央軍一接觸，就大敗虜輸，龔浩所部幾已全軍覆沒，劉興所部也損失不少，結果是向中央軍投降，由何成濬在周家口加以收編，唐生智又復脫離軍隊，遁往別處。張發奎將軍的部隊，遂成爲孤軍，在中央大軍壓迫下，隨時有被消滅的可能，不得已乃率部轉戰，由湖北而湖南，又由湖南而廣東，因張部

大都爲廣東人，而張發奎將軍和汪精衛先生的注意目標，也都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的緣故。張部進抵廣東時，已經是十八年的年底了。

汪精衛先生自十六年年底出國，已有兩年，這時祕密返國抵港，在港暗中策動推翻蔣介石將軍的獨裁政權。他雖知道張發奎將軍的部隊有「鐵軍」的聲譽，確可以一當百，但也深恐僅憑這一支軍隊，未必便能攻下廣東全省，於是便祕密派遣代表到廣西去見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要求他們出兵，和張發奎將軍的部隊會師攻取廣東。李將軍也因廣西和廣東同在珠江流域，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廣東是出海的要道，廣西如若不能和廣東聯成一起，就好像被封鎖住了一樣，所以對於這要求，很快的就答應了，議定張部由粵漢路南下，桂軍則出西江東攻，在廣州會師。

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是陳銘樞將軍，陳濟棠則握有廣東的軍權。防守廣東

的軍隊，雖有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等數師，實力也頗不弱，但却不是張桂軍——亦即北伐時馳名全國的四軍與七軍——的對手。桂軍在李將軍率領之下，出西江，入廣東省境，由肇慶而高要，一直攻到離廣州西面不過廿餘哩的三水，同時張軍也攻到了距廣州東北面不過廿餘哩的花縣，一時廣州形勢岌岌可危。蔣介石將軍也知道張桂軍聯合起來，其勢不可輕敵，就命何應欽將軍到廣州去督師。何應欽將軍到了廣州以後，知道張發奎不過是一介武夫，比較容易對付，惟有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是智勇兼全的新軍人，地位聲望，都和他自己不相上下，的確是很大的勁敵，所以也暗暗具有戒心。一方面虛張聲勢，揚言要用重兵收復花縣，却把所有精銳部隊，集中西江，向李將軍所率領的桂軍猛攻，另以奇兵一支，由廣州花縣之間斜出，截斷張桂軍的聯絡。李將軍當時本來不難擊破何應欽將軍的戰術，然而終因廣州形勢特殊，（廣州西南兩面皆阻

於江水）桂軍遠道而來，渡江進攻不易，只好仍舊率部退入廣西境內。

桂軍既退，張軍勢孤，所以不久也就被何應欽將軍打敗，張發奎將軍率領所部，退守湖南廣西邊境一帶，和李將軍及白崇禧將軍所率領的桂軍，保持密切的聯繫，時人就稱他們的軍隊為『張桂軍』。

### 三 大舉攻湖南

民國十九年春天，匿居山西晉祠的馮玉祥將軍，和閻錫山將軍聯合起來，對蔣介石將軍作新的進攻，在北平召集擴大會議，由汪精衛先生為主持人；同時在蔣介石將軍主持下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下令討伐馮閻，於是便引起了有名的中原大戰。當時馮閻兩將軍的根據地，是華北諸省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原為馮玉祥將軍的舊部，持曖昧態度。而蔣介石將軍的根據

地，則爲富庶的江南諸省。南北大戰的初期，蔣介石將軍處於極不利的地位，他在河南歸德蘭封方面，和馮玉祥將軍的陣地戰，陷於膠着狀態，同時閻錫山將軍手下的孫楚楊效歐等部，却從河北循津浦線南下，攻下了山東省會的濟南，一度攻到孔子聖地曲阜，韓復榘爲保存實力起見，率部向膠濟沿線退去，並不作戰。汪精衛先生原和張桂軍早有聯絡，這時見戰事勝利，就派代表到廣西去見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要他們和張發奎將軍會同率部北上，與馮閻兩軍南北夾攻，粉碎蔣介石將軍的政權。

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原都是懷抱大志的人物，偏處廣西一隅之地，本來就頗覺鬱鬱不得志，這時見有機可乘，當然不肯錯過，便率領所部大舉出湘南零陵，和張發奎部會師，一舉攻陷了寶慶。這時，湖南省政府主席是何鍵，省內的中央軍早已被調往前線作戰，只留有少數省防軍，如陳光中師等，實力薄

弱，當然不是張桂軍的對手，所以張桂軍攻陷寶慶以後，一路下衡陽，下長沙，下岳州，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使蔣介石將軍的統治權，大為動搖。

然而蔣介石將軍畢竟是一位聰明的戰略家，在他主持下的南京國民政府，是得各國承認的，他就利用這一點，當張桂軍攻陷岳州，長江下游震動時，便和各國接洽停當，停泊長江中的外艦，一致開炮攻擊；一面又令雲南省政府主席席龍雲，出兵攻廣西，搗張桂軍的後方。這對於張桂軍確是不小的打擊，張桂軍既被阻於外艦，不能渡長江北上，和馮闔的軍隊會師中原，同時龍雲所率的滇軍，又已攻入了廣西，廣西只有黃旭初所率的少數部隊留守，被滇軍包圍於南寧，形勢很是危急。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計議之下，覺得北上既格於形勢，一時不能辦到，東征又有孤軍深入的危險，而且廣西後路被搗，倘若失陷，則勢將無家可歸，於是便決定仍舊退保廣西。桂軍退入廣西以後，南寧之圍逐

解。不過張奎將軍所率領的軍隊，却於這時和李將軍所率的桂軍分手了。張將軍不久也就脫離了軍隊，出國赴歐，考察軍事，所部由繆培南吳奇偉率領，併入粵軍。

#### 四 整軍經武

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自從重新退入廣西以後，就一意整軍經武。在他縝密的計劃之下，擬定了一種三寓政策，即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徵。

什麼是『寓兵於團』呢？就是倣效古代戰國時管仲的軌里聯鄉的制度而來的。民團由各鄉（鎮）村（街）中，抽調十八歲以上至四十五歲的壯丁，（有肺病、神經病以及五官不健全的疾病的人除外）實施訓練，每年輪流徵調，分四期訓練，每三個月爲一期，由各鄉（鎮）村（街）長兼大隊長、隊長、或分隊長。這種

兵役，叫做預備兵，預備兵退伍後，經過相當時期，再由民團指揮部定期召集，集中訓練，半年退伍，是為特種後備隊。這種兵役退伍後，即為在鄉軍人，平時用以擔任警衛地方及剿匪工作，遇到戰時，儘可先調這種兵役來補充。

至於「寓將於學」的政策，不但招收有程度的學生，和調集部隊裏的軍官到軍校去受軍事政治訓練，造成將校的人才，同時又成立一個民團幹部學校，分期調集各鄉（鎮）村（街）長，實施軍事政治訓練，半年畢業。另行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學生，實施訓練，期間改為一年，畢業後，分派到各鄉（鎮）村（街）去，當鄉（鎮）村（街）長，兼小學校長，民團大隊長、隊長，（所以叫做三位一體）或擔任初中軍事訓練的助教。又凡是初中學生，在將畢業的最後一個學期，召集到一個地方去集中，實施軍事訓練。對於軍事學很注重，考試不及格，不許畢業。

業，得延期或留級，故一般畢業學生，對於軍事學識，非常充實，個個都具備了『文武全才』的學生軍人資格。預備將校既有這麼多，到了戰時，如果軍官死亡，就可以由這預備將校中來抵補，而且他們既具備了軍事學識的基礎，不愁沒有指揮軍隊的能力。

其次，關於『寓募於徵』的政策，牠的意義就是改募兵制爲徵兵制。廣西的民衆，服兵役期是兩年退伍，三年退休，不論是商人農人或是工人，都要入伍，入伍二年，可以退伍，三年可以退休，但必要時得從退休的中間抽調出來；抽調的辦法很公平，就是把所有退伍退休的民衆，聚集起來，用數字四方法抽調，譬如某一鎮有五百個，便編成五百個數字，如果這一次要抽一百人，便先抽一至一百，以後繼續用數字編抽，不過數字的編成，不是用命令法，而是用抽籤法，各人自己抽籤，弊竇是絕對不會發生的，抽籤以後，到當地醫院

裏去檢驗身體，如若發現疾病，就可以免除兵役，但決沒有人會假裝疾病，同時也不敢，因為軍令森嚴，即使是獨生子，也不能規避，好在自己有軍餉，家屬也由地方維持，生活不會發生問題。

廣西自實行徵兵制度以後，民衆已經完全變了軍隊化，軍民不分，軍即是民，民即是軍。不論什麼人跑到廣西去，在窮鄉僻壤之間，到處可以看見穿着深灰色制服的老百姓，而且禮節很周到，誰都不能不承認他和正規軍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差別。

## 五 訓練廣西民團

關於廣西的民團，上面已說過了一些，不過不很詳細，現在特補敍一下。

原來廣西的民團，創始於民國十九年，最初民團的軍事最高機關，為團務處，

隸屬於省政府，至民國二十年，改隸歸總部。全省共分爲十一民團區，每區設指揮部，署理關於民團訓練徵調等事宜。區指揮部下，設縣民團司令部，各鄉（鎮）村（街）民團，均歸其管轄。

至於訓練民團的目的，最好還是徵引李將軍自己的話。他說：

「民團的名稱，並不是一個新名詞，牠的組織，又不是一種新奇的事業。廣西組織民團的宗旨，是來應付現代的需要，所以牠的性質和制度，同別處的民團，或歷史上所載的，顯然不同。牠的宗旨，首先是建設廣西，結果是復興中國。凡是社會中的一份子，從民團立場上講，他的天職是應當保守村鎮的秩序，從公民的立場上講，他的天職是保衛國家，抵抗敵人。」

『廣西民團的第二個意義，就是實現政治上民主政體的組織。在政治行政上，我們反對獨裁，並且認民主政體——不是獨裁制——是政治上的大道。國

家主要的原素是民衆，他們的政權應當是自然的，不是窒息的，所以他們自治的力量，要充分的來發展，那麼，如此以後，國家才可以說是人民的國家了。

當民衆的意見能夠尊重的時候，那民主政體，才可以說是存在了。」

廣西的民團組織，是用全力從下層做起層階，拚命來發展他們的實力，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要把鄉村或街市來做單位。若干鄉村或街市的單位，組織成一區或一鎮的單位，其中較大的單位就是縣，若干縣的單位，再合成一個團部。全省分爲十一個團部，就是南寧、梧州、鬱林、新州、柳州、桂林、龍州、百色、天保、平樂、興業，每一個團部，設立一個司令部，十一個團部，都歸全省最高當局的監督。

這民團又分爲正規隊，緊急隊，預備隊，公務員隊。正規隊再分爲甲乙丙三等隊伍，甲等隊有九十人，乙等隊有七十二人，丙等隊有六十人。擔任訓練

的正副長官，由民團總指揮委任，在他們指定的地方上，訓練民團。緊急隊是由正規隊內退伍的民團組織成功的，所有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並不在正規隊裏服務的，都被調派在預備隊內工作，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受訓練。按照軍隊規章，年齡在十八歲至三十歲的人，須加入甲等隊，年齡在三十一歲至四十五歲的，須加入乙等隊，每隊由隊長指揮，每區的隊伍由區隊長指揮，每縣的隊伍由縣隊長指揮。隊長的職務，是由村莊中的年老者或閭長來兼任的，區隊長是由區長來兼任的，縣隊長是由縣長來兼任的。公務員隊是由以前受過軍事訓練的公務人員組織成功的。民團訓練的方法，牠有一種領導民衆組織訓練的好處。

緊急隊的團員，由一縣的司令部的長官發令召集，一年訓練一次，這樣的訓練，延至四年爲期，除了同正規隊讀一樣的功課外，還要受防空或防毒的種

種訓練。

預備隊的單位，每隊分爲三小隊，歸訓練長官同兩個助理長官指揮的，一等都市的訓練時期，是從三月至八月，次等都市是從九月至次年三月爲止，每次訓練的時間，從兩個月到三個月，每天上講堂兩小時至三小時，直等到一百八十小時的訓練修完爲止。

公務員隊的訓練，同預備隊的訓練，除功課上的增進外，其他一切都是相同的。軍隊裏的司令官長，都駐紮在指定的地方，專門擔任訓練這些隊伍。

一個專門訓練民團長官的軍官學校已經成立了，凡是能夠領導這種運動的人，都集中在那里訓練，報名的學生共有二千七百五十七人。那些學生，都是從高中或初中畢業生補充來的，共分爲三隊，凡高中畢業的或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學生，加入第一班，他們需要受訓練六個月，初中畢業生則加入第二班，受

十個月的訓練，初中學生肄業在一年以上的，則加入第三班，需受訓練十八個月。

訓練的工作是包括普通的軍事和體育的訓練，防空和防毒的方法，同時也包含較廣的範圍。在這裏面所教授的，是良好公民的基本學識，初級政治組織常識，簡單的節制生育常識，植林，現代的科學耕種方法，畜殖，建設公路，這種種科目，都是用講義來教授的，實事表現的，團體討論的，並且考察村市的一切機關。學生畢業以後、認為他們能夠領導他們的同志，達到政治教育軍事三種運動的目的，同時在地方自治管理上，也能負責參加工作。經過他們這種輔助之後，對於全省鄉村建設上，都重新改組起來，並且每個人都盡了他們的責任，使婦孺們也都知道對於全省和全國的責任，都要他們去實行的。

實施這種方法的效果，有很多的優點。廣西素以多匪著名，所以有句俗

諺：「多山必多洞，多洞必多匪。」廣西人往往因為匪禍的擾亂，而不能安居樂業，可是自從新的民團制度實行以後，已經把匪的問題解決了，以前多匪的廣西省，現在很少土匪的發現。

## 六 與陳濟棠攜手

廣東方面，自民國十八年李濟深被扣以後，就由陳銘樞回粵。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一職，但軍權却都握在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的手裏。陳原是李濟深的部下。與徐景唐齊名，不過他爲人城府較深，活動手腕也很高明，所以李濟深被扣後，就繼李而任第八路總指揮之職，握有廣東全省的軍權。他雖握有軍權，還覺心有未足。很想把政權也一併奪將過來，無奈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也是政治舞台上一名活動能手，不容他有這機緣，兩人明爭暗鬥，傾軋極爲猛

烈。

民國二十年二月底。蔣介石將軍在南京主張開國民會議，但因胡漢民氏表示反對，於是發生激烈的爭執，結果，胡氏被蔣扣留於南京湯山。胡氏原是廣東的元老，因胡氏的被扣。廣東派一致對蔣抱反感，向來和胡氏關係最深的古應芬，祕密跑到廣東，游說當地的實力派陳濟棠陳銘樞等，起來樹反蔣的旗幟。陳濟棠當即答應了，陳銘樞却抱首鼠兩端的態度，躊躇不決，於是陳濟棠遂乘此機會。和古應芬聯合，驅逐了陳銘樞，把廣東的政權也奪到了自己的手裏。

當時的廣東，實已蔚為反蔣的大本營。除了擁護胡漢民氏的廣東元老派以外，在北平擴大會議失敗的汪精衛氏，也由香港趕來參加。汪氏這時和李將軍的關係，已較前為深，抵粵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說陳濟棠和李將軍合作。陳濟

棠也覺爲壯聲勢起見，兩廣非攜起手來不可，於是就派代表到廣西去見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商談合作的事。李將軍對於兩廣聯成一氣的事，本來早就有這樣的存心，這因爲廣西不論是在地位上，形勢上，都少不了廣東的支援，十八年的出兵圖粵，也就是爲了這緣故，現在見陳濟棠自己派人來商談攜手，自無有不從之理，於是欣然應命，從此廣西和廣東，遂重又站在一條戰線上面。

兩廣重新宣告攜手合作以後，遂於五月二十七日，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在南京國民政府任鐵道部長的孫科，也脫離蔣介石將軍，趕來參加，任非常會議主席。非常會議決定在廣東成立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在蔣介石將軍主持下的國民政府。李將軍亦當選爲廣東國民政府委員。

廣東國民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對峙了有四個月之久，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南京政府爲統一團結一致對外起見，派代表張繼等南下，商談

和平解決辦法。張等到粵後不久，就和粵方代表汪精衛等，聯袂北上，開和平會議於上海，結果實行妥協，條件是蔣介石將軍下野，釋放胡漢民氏，調十九路軍衛戍京滬，取銷廣東國民政府。

廣東國民政府取銷以後，陳濟棠仍握廣東的實權，這時他開始逐漸排斥廣東的異己勢力，把汪精衛孫科等在廣東的勢力一掃而空。念一年夏天，廣州海軍司令陳策，空軍總司令張惠長。虎門要塞司令陳慶雲，曾受孫科的指使，以武力來威脅陳濟棠，反被他先發制人的制伏了。其後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等，也曾一度想和廣東方面的元老派聯合起來，推翻陳濟棠的統治，結果也因元老派沒有實力作後盾，未獲成功。



## 第三篇 對日抗戰時代

### 一 兩廣出兵抗日

直到民國五年，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因國內民衆對日抗戰的呼聲，一天高似一天，而南京中央政府，在蔣介石將軍主持之下，却屢次宣言未到最後關頭，不肯出兵抗日，遂和廣東方面的陳濟棠聯名，於六月二日發出冬電，四日發出支電，請求中央領導出兵抗日；同時對於軍隊旗幟，也有所更動，易名為國民革命軍抗日救國軍，陳濟棠為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將軍則為抗日救國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另以白崇禧為抗日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副司

令，先後在廣州南寧分別就職。

李將軍在南寧就職後，就命所部廣西軍廖磊夏威等，出湖南零陵，六月初旬，到達湘南重鎮衡陽的南面。一時國內謠諑繁興，咸慮中央與西南方面內戰的不可避免。

當時中央方面，以爲救亡禦侮，非先統一不可，西南方面，則以爲中國的統一，應於對外救亡戰爭中求之，雙方意志頗不一致，這是政治上衝突的焦點。

因西南方面的揭櫫抗日，國民黨五屆中央執委，遂決定於七月十日，召開二中全會，會場中由主席團提議組織國防會議，經全體通過，並指定李將軍及白崇禧陳濟棠等均爲國防會議會員，這是中央爲要和緩西南方面衝突的苦心。

蔣介石將軍對於廣西和廣東，顯然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廣東方面的陳濟

棠，年來把持地盤，跋扈飛揚，與中央儼同敵國，種種怙惡行爲，不一而足，使他早有除惡務盡的決心。可是廣西方面的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年來銳意建設新廣西，訓練民團，成效卓著，不免有愛才之念，要引他們爲抗日戰爭中的幫手。所以他的對付西南事變，也把廣西和廣東分別對待。七月十三日，二中全會通過，仍以李將軍任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將軍任副主任。廣東綏靖主任陳濟棠，則被免去本兼各職，改任余漢謀爲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及第一軍軍長，負責整理全省軍事。

余漢謀原是陳濟棠部下將領，他對陳濟棠的行動，素不滿意，自陳濟棠標榜抗日後，即由大庾防地，飛贛轉京，隨即發出通電，擁護中央。這時既膺任命，就於十三日由京回大庾防地，十五日在大庾通電就職，並即率師入粵。陳濟棠當時猶在廣州就抗日聯軍總司令職，惟以余部及中央軍繼續南下，廣東內

部將領，又都有離心傾向，迫不得已，乃於七月十九日離省赴港。被陳盤據數年的廣東，至此方始完全歸入中央統治之下。

廣東局面既發生變化，廣西已陷入孤掌難鳴狀態，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也就預備服從中央，就廣西綏靖正副主任之職了。不料七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又發表命令，免去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的廣西綏靖正副主任之職，改任李將軍爲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將軍爲浙江省政府主席。這也許是蔣介石將軍要迫使李將軍等就範的一種手段，但却引起了李將軍等的恐慌，因爲他們的武力都在廣西，離開了廣西，就好比魚離開了水一樣，而且深恐蔣介石將軍記念前嫌，則自己的生命就不免要發生危險，於是乃於二十八日，在南寧召集軍事會議，態度轉趨強硬，徵調全省民團，並於南寧柳州桂林平樂龍州等處，建築防禦工事，應付戰爭。

蔣介石將軍這時抱和平統一的意念，實在不願國內再發生戰爭，而且尤其珍惜廣西的武力，要留作他日抗日救國之用，所以決定用政治手腕和平解決。

八月一日，親電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勸告他們接受國府新職，同時，程潛何應欽等，也電勸李將軍等停止軍事行動。李將軍等本來預備於八月一日在南寧成立自治政府，因鑒於和平空氣的濃厚，乃亦停組新府，以爲續商餘地，並向中央提出和平條件四項，及要求給予名義與旅費出洋。八月底，中央復派朱培德居正程潛等大員到廣西去，和李將軍及白崇禧將軍等協商和平方案，李將軍等對攜去的和平辦法，完全接受，九月六日，國民政府乃發表新命，仍任李將軍爲廣西綏靖主任，而任白崇禧將軍爲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九月十六日，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都在邕寧就新職，桂局乃告一段落。

桂局解決後，桂省軍隊，亦經中央改編爲第五路軍，下轄八個師團，十九

路軍亦併編在內，由李將軍兼任第五路軍總司令。

九月十七日，李將軍偕程潛黃紹竑黃旭初等，飛粵晉謁蔣介石將軍，長談之下，李將軍才完全明瞭蔣介石將軍抗日的決心，及其對日的種種布置。

## 二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李將軍飛粵和蔣介石將軍晤面以後，不但明瞭了蔣介石將軍對日作戰的準備，而且獲得了不少新的指示，遂於念五年底親撰『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一文，對於抗日戰爭的必要，和戰勝日本的可能，多所發揮。原文甚長，茲摘錄其要點如下：

『溯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不抵抗論，實爲一切民族危機之厲階。夷考此種不抵抗論之產生，不外基於下列各種觀點：（一）認爲國際條約公理正

義之可恃。(二)認爲日本乃一蕞爾小國，決不能完全併吞中國領土。(三)認爲中國國力不充，不堪一戰，與其抗戰召亡，不如徐圖準備。(四)認爲中國內部未臻統一，共匪尚未肅清，實不能與日本作戰。(五)認爲日俄、日英、日美之衝突，日益尖銳，必須隱忍自重，靜待國際機會。

然而根據五年以來事實之昭示，國際條約與正義公理，已無可恃。日人之野心決無止境，中國準備，日人亦在準備，且今日之中國，處處受其威脅，在威脅之下，何言乎準備乎？中國今日已具統一規模，惟須以抗日爲達到精誠團結和肅清共匪之先決條件，蓋不立即抗日，即不能統一全國意志。且中國一日在日本鐵蹄之下，中國國民經濟，實一日不能健全發展。至於國際方面，美仍保守其緘默政策，英則兼顧歐陸問題之不暇，焉能顧及遠東，俄在世界法西陣線及「日德反共協定」威脅之前，亦不暇顧及遠東，故靜待國際機會者，實等

於癡人說夢耳，恐世界戰爭尙未爆發，而中國則已成爲涸鱉矣。

至於不能抵抗之結果，可列舉者約有四端：（一）不抵抗之結果，適足誘致日本軍閥對華之無饜進攻，施用恐嚇欺騙手段，實現其所謂「不戰而勝」之原則。（二）不抵抗之結果，適足促成中華民族之分裂運動，與漢奸國賊之不斷產生，適中日人「以華滅華」之陰謀。（三）不抵抗之結果，適足使民族意志日趨消沉。（四）不抵抗之結果，適足使國防物質準備之基礎，日趨幻滅。

如上所述，即知今日中華民族當前之唯一出路，唯有立即對日抗戰，唯有立即發動舉國一致之抗戰，以民族解放戰爭，答覆日本之無饜侵略，以民族鐵血，粉碎日本帝國主義之鎖鏈，唯有如此，始能阻止中國之漢奸活動，鞏固全民族救亡之聯合陣線，亦唯有如此，始能建立民族精神，物質上之準備基礎，強化國防力量。今請進而分析中日作戰之客觀形勢，以把握戰爭前途。

第一、從軍事方面觀察，中國軍事設備，雖較遜日本，但戰爭勝負之決定，非純賴軍事設備，如純以軍事設備論斷戰爭勝負，則吾人殊無法解釋歷史上無數以少勝多以弱敵強之革命戰爭之事實。即如 總理以赤手空拳，推翻滿清，民國十五年北伐之勝利，以及十九路軍二十九軍上海長城諸役之獲勝，吾人亦不能想像。他如阿比西尼亞以不堪一擊之軍事設備，而與勃員數十萬最新式海陸空軍之意大利相角逐，竟能抗戰至八月之久，前此摩洛哥里夫民族之叛變，以毫無軍事設備之基礎，而當擁有世界最優秀軍備之法蘭西與西班牙聯合進行，抗戰竟達數月以上，如此事實，吾人亦決無法理解。是知革命戰爭勝利之主要條件，厥在被壓迫者之堅決犧牲精神，軍事設<sub>備</sub>，不過其次焉者耳。在未來之中日戰爭中，中華民族居於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厲奮發，萬衆一心，而日本之告奮勇者，將僅爲少數野心軍閥，大多數國民，必處於消極，甚而至

反抗之地位，此中勝負之數，已不難立判。况就純軍事觀點而言，日本常備兵力不過二十餘萬，戰時可以動員者，亦不過五百萬，中國之常備兵力，合民團計算，當不下四百萬，而戰時可以動員者，至少可達五千萬，此在軍事動員方面，較日本多至十倍以上者一。中國軍隊久經戰爭，且能忍苦耐勞，日本軍隊既缺乏戰爭實地經驗，且平日養尊處優，不慣勞苦。此中國軍隊之質量較優於日本者二。中日戰爭一經爆發，日本利在速戰，而中國則以持久戰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戰，而中國則以游擊戰擾之，日本利在攻佔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則利用內陸及堅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此中國在戰略上較日本便於運用者三。加以中國交通不便，資源未經開發，經濟未能集中，我若軍民協力，憑險抵抗，步步作戰，則敵必疲於奔命，無法速結戰局，戰局一經延長，則日本內部及其在國際關係上之矛盾，將日益擴大，最後結果，必陷於空前慘敗，而爲拿破崙威

廉第二之續。

第二、從經濟方面觀察。近年來日本經濟，在表面上雖呈現繁榮，但其實際，亦不過偏在軍事景氣，基於其資本經濟先天營養之不足，軍費之過度膨脹，以及歐美列強對於日貨之排斥，使此種軍事景氣之內面，更包含極危險之因素。例如國債之負擔，已突破百萬萬元，年度之赤字財政，亦達七八萬萬元，他如市場之日趨狹隘，原料供給之日感困難，工農生活之日趨貧困，均其最顯著者。過去此種危機，尙因滿洲之佔領，與華北之宰割，獲得局部救濟，但中日一旦開戰，則其危機之擴大，當不難立見。據專家估計，只須中國能全部閉鎖市場，並斷絕其煤鐵資源之榨取，即不難致日本軍閥之死命，矧在戰爭中，英美列強尙可躡於其後乎？至我國經濟，本不發達，主要生產方式，尙停滯於農業與手工業階段，職是之故，中國在戰爭中，尙有下列優點：第一、中

國生產重心，尙未集中都市，即令敵人將沿海重要都市佔領或燬壞，於中國經濟，並無致命打擊。第二、中國人民生活簡單，且大多數均以務農爲生，即令在戰爭中遭受敵人封鎖，但日用生活，尙可自給自足。第三、中國士兵欲望單純，生活刻苦，且在民族高潮激勵之下，軍需給養，更能適用最經濟之辦法，至日本方面，則勞師襲遠，供應繁耗，苟於最短時期不能結束戰局，則其經濟力必不勝負擔，而其政治危機與社會矛盾，亦必迅速爆發無疑。

第三、從政治方面觀察，由於日本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及其對外瘋狂侵略之結果，一方面則形成大多數工農生活之貧困，另一方面則形成法西斯蒂運動之抬頭，社會左右兩極端勢力之衝突，議會民主政治之沒落，軍閥與政黨財閥之鬥爭，軍閥內部各派之軋轢，在在均使日本政局陷於極度不安，而五一五、二二六之事變，更顯示日本政治危機已即於大破滅之前夕，現時所恃以緩和危

機，苟維現狀者，僅在因中國之不抵抗所獲得之意外勝利耳。苟中國一旦奮起抵抗，給予日本侵略勢力以打擊，或使其支付高度代價，則日本內部之社會革命，乃至台灣朝鮮等之殖民地革命，均必乘時而起。反之，中國對日本之抗戰，則係被壓迫民族之自衛戰爭，在爭整個民族生存解放之目標下，中國各方面力量之能鞏固團結，民族救亡之聯合陣線亦必迅速發展，除極少數漢奸國賊外，將見每一國民，不論其主義信仰如何，不論其政治派別如何，均必在抗戰救亡之目標下，共同奮鬥，此種政治上之優越條件，當遠非敵人所能及。

第四、從國際方面觀察，以現時國際關係而論，英美俄各國。雖無與日本直接作戰之企圖，但以日本遠東勢力急劇膨脹結果，與英美俄衝突日益強化，此則為不可否認事實，加以日本年來公然撕毀華盛頓條約，宣告海約無效，退脫國聯，以及簽訂日德日意侵略協定等，在在均使英美感受威脅，而尤以法蘇

領導之和平陣線，更遭受正面打擊，凡此均足使日本在國際關係上之矛盾，日趨擴大，寢假而成爲全世界人類和平之公敵。吾人苟奮起抵抗，同時能對國際關係作有利之運用，則若英若美若法俄乃至國聯，均必能予吾人以有效之援助，至低限度，亦必運用國際間之道德輿論，乃至經濟上之力量，予侵略者以制裁。

總上論列，吾人可得一簡單結論，即中華民族當前之極大危機。不在於日本之不斷侵略，而在於中國無止境之退讓，不在於侵略者之不可抵抗，或不能抵抗，而在於被侵略者之不抵抗，故今日而欲復興民族，當自澈底放棄過去之退讓政策與不抵抗論始。吾人亦深知抵抗之結果，中華民族或不免重大流血犧牲，但此種流血犧牲，將必然以民族之獨立解放爲其代價，而不抵抗之結果，則適足亡國。

抑有言者，吾人果能舉國一致，痛下決心，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爲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則其結果，或竟能促成日本國民之覺悟，起而反對其軍閥之冒險行動，以避免中日兩大民族之大流血，亦正未可知。

總之，吾人今日抗戰則存，不戰則亡，戰固不免犧牲，而不戰之犧牲更大，戰或可以倖致和平，不戰則絕無和平餘地，事理至明，無待蓍龜，深願我舉國上下，一致警惕，本精誠團結之精神，作犧牲抗戰之準備，則民族復興前途，其庶有豸乎。』

### 三 北上赴國難

念六年七月八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蔣介石將軍即在廬山發表談話，

說已到最後關頭的犧牲時期，這時他已隱然抱定抗戰到底的決心了。八月一日，他電邀李將軍和白崇禧將軍晉京商決大計，三日復派塞可斯巨型機來桂迎迓。李將軍未克卽往，特派白將軍先行，他自己則留在廣西，辦理動員北上，參加抗戰等一應事宜。

直到十月初，一切調度均告完成，廣西軍已在淞滬戰場上參加抗戰，而且大獲全勝，李將軍方始決定赴京。於雙十節上午九時五十分，由桂林乘廣西號巨型機飛湘，十二時半抵長沙，黃季陸潘宜之等九人偕行。何鍵賴緯等赴站歡迎，下午六時一刻，由湘乘專車赴漢轉京。據李將軍表示：『暴日無理侵略，吾人祇有實行焦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甚望全國人民、抱必死決心，與敵持久抗戰到底。』又謂：『廣西全省民衆，決心抗敵，不顧一切，爲國犧牲，現各軍團民衆等紛紛請纓，除已出發者外，目前待命者可出師二十萬人，

後備軍有一百十餘萬人，將來可徵至三百萬人，可以與敵作殊死戰，刻正加緊訓練，及後方各項組織，以待中央調命。』

十一日晨八時，李將軍乘粵漢路專車到達武昌，往迎者有何成濬等百餘人。李將軍下車，至省府主席官邸休息，並應何成濬氏歡迎宴後，即由漢口乘專輪東下，於十三日下午四時抵京，何應欽白崇禧兩將軍均到輪埠歡迎。李將軍入城後，即往謁蔣委員長致敬，歷時甚久始辭出。據李將軍在京向人表示：『余當謹遵中央命令，爲抗戰努力，任何犧牲，在所不辭。廣西歷年所積軍力財力，當完全貢獻於國家。』

#### 四 虎鎮徐州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在日軍猛攻之下，宣告陷落。南京陷落後，李將軍即

被召至武漢，與白崇禧將軍共同擔任江蘇安徽兩省的防務。這時黨政要人羣集漢口，在漢口開會議的結果，決定劃分五個戰區，每一戰區，任命大員一人，總攬軍政。蔣委員長以津浦線上的徐州，地位衝要，非知兵大員坐鎮，不足以資鎮攝，而環顧左右，惟李將軍足當其選，乃任命李將軍爲第五戰區作戰司令長官，第五戰區所包括的範圍，爲山東全省，及津浦線所經的江蘇北部。

李將軍奉命後，即率廣西軍李品仙部三師，中央軍胡宗南部兩師，趙觀濤部兩師北上。此項勁旅北上有兩種用意；一因韓復榘態度模稜，用以監視其軍隊，使之不得後退。一係確保津浦一線，俾膠東萬一不守時，可扼泰山山脈之險，阻止日軍南侵。

十二月念六日，李將軍與韓復榘聯名出示，對第五戰區官民約法七章：

(一) 本戰區黨政軍各機關，除依據政府明令，不得向民衆強徵勞役，強派捐款

及物品。(二)公務員辦理徵發事宜，須絕對公平廉潔，其有貪污賄賂，循私舞弊，一經查實，軍法處治。(三)徵兵辦法，按人口分配，抽籤徵取，除故意規避及逃亡外，禁止強力逮捕。(四)禁止擅徵民鎗，各縣民鎗以自衛為原則，速由縣府編隊訓練，增厚地方自衛力量。(五)在不違救國原則下，人民得享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六)徵派糧食捐，須向殷實富戶攤派，不得向自耕農及佃農強徵。(七)本戰區徵用民力，須給伙食，并禁拉夫。

同時李將軍更覺得對日抗戰，非全民總動員不可，蘇皖魯豫各省，現已處於最前線之下，總動員運動，尤應加速進行，故到徐坐鎮後，即召集以上各省縣代表數十人，(包括政商學各界)在徐州開推動全民總動員聯席大會，濟濟一堂，議決要案極多。最重要的為決定設立第五戰區全民作戰動員委員會，各縣設立分會，工作範圍：(一)動員民衆，踴躍從軍。(二)組各種民衆團體，實施

戰時訓練。(三)協助軍隊辦理運輸。(四)協助救護傷兵。(五)協助難民救濟。

(六)剷除奸民。(七)辦理募捐工作。

李將軍又以對日抗戰，端賴同志同仁，共同努力，故又於廿七年二月中旬，電所屬勗以三事，原電略謂：

『時值日寇侵凌，形勢迫切之際，端賴全體同寅，加倍努力，始能奠定危局，爲國藩屏，敬謹與同人誓約三事：(一)不苟免，衛國保民，生死以赴守土之精誠，使人民執守衛國之榮譽，改逃難怯心爲赴難勇氣，同人中能忠勇守土，應一體崇敬，倘有畏難偷生棄職潛逃者，亦惟有執法以繩。(二)不苟得，古有明訓，倘有苟得舞弊營私者，應破除情面，嚴懲不貸。(三)不苟安，目前抗戰復興尚不暇，何必再論個人之安樂，置國難於不顧，同人中肯奮發救亡者當從優獎勵。再有醉生夢死者，決嚴予處辦。舉此三約與諸同人共勉之。』

## 五 全力支撑戰局

十二月念七日，日軍在魯北濟陽齊河附近渡過黃河，向濟南進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復榘，不遵命令，擅先放棄濟南，撤退泰安；蔣委員長令其堅守魯南防地，又不奉命，節節退達魯西濟寧，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因濟寧地位重要，距隴海線上的歸德（即商邱）只有八十哩，如歸德爲日軍所佔，則徐州方面的中國軍隊，後路即被截斷。李將軍得報，急往見韓復榘，責其不應不固守濟寧。韓復榘竟強辯謂：「我的不能固守濟寧，和不能固守濟南相同。」李將軍大怒，直斥韓復榘說：「你從來就不會有過固守濟南的企圖！」隨即將韓扣留，向軍事委員會檢舉。

但濟寧既被佔領，對於徐州戰場，已造成了極危急的形勢，不能不急謀補

救。蔣委員長下令，無論如何要奪回濟寧。於是，在李將軍指揮之下，著名的廣西軍和中央軍，以跑步的急行軍，趕上前線，和濟寧的日軍，發生猛烈的遭遇戰。從念七年一月八日起，濟寧在中日兩軍爭奪之下，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有好幾次，一直相持到二月中旬，濟寧的日軍已處在中國軍隊四面包圍之下，雖然還沒有克復，但他的直趨隴海線上的歸德，以截斷徐州後路的企圖，却無論如何不會實現的了。

李將軍不但挽救了濟寧方面的危急形勢，而且以全力阻止日軍打通津浦線的企圖。這時津浦北段的日軍，已由兗州曲阜南下，但被李將軍率部阻之於鄒縣滕縣間的兩下店。同時，津浦南段日軍，也盡力調大軍北攻，李將軍拒之於臨淮關蚌埠之間，親赴前方指揮作戰，臨淮關曾一度被日軍攻陷，旋即經李將軍加以克復。

日軍打通津浦全線的企圖遭遇挫折後，以津浦北段的黃河鐵橋已被中國軍隊加以炸毀，運輸很不容易，惟津浦南段則較易爲力，故以南段爲主攻，北段爲助攻。自一月八日起，日軍又以最大力量，在津浦南段，向中國軍隊攻擊。李將軍雖率部拚死抵禦，終以日軍炮火猛烈，工事被燬殆盡，無法再守，不得已率部退却，於是明光、鳳陽、臨淮關、蚌埠，遂相繼落於日軍之手。但李將軍在淮河北岸立定新陣地後，即向日軍轉取攻勢。淮河兩岸，乃展開中日雙方之血戰。日軍初圖在正面小蚌埠渡過淮河未逞，又向臨淮關北關施行強渡，亦被我軍擊退或擊斃。二月十日晨，日軍又在正面小蚌埠大規模強渡，我軍集中火力，向之射擊，日軍小部分雖已偷渡，但被我軍奮勇衝擊，傷亡慘重，至十一日已被我軍完全殲滅。惟臨淮關北關方面，被日軍約一聯隊之衆，突過北岸，但其地位亦極爲危殆。淮河大戰，可說是中國抗戰以來的第四次大

戰，足與上海南口忻口三役媲美，計四日之間，我軍奮力衝殺，短兵相接，先後將登岸日軍殲滅殆盡，河內掀翻日艇，日軍落水而死者甚衆，淮水盡赤，這都是李將軍指揮作戰的成績。

據李將軍在前線對參觀戰區的新聞記者說：『蚌埠雖陷，但相信徐州仍可保全，因日軍不斷有游擊隊擾其後路，前方軍心不能鎮定，我軍仍可乘機制止其前進。』又說：『北方的日軍，似乎沒有南下攻襲徐州的意思，其計劃大致將取道平漢線南下，俟攻取鄭州以後，再沿隴海線抄襲徐州的後路。』李將軍並言：『我軍之防禦乃係具有彈性者，日軍欲北不能，欲西無從，其勢必將處於進退維谷之域。最近皖省之我軍曾向西撤退，吸引一部日軍，向西前進。北部我軍乃乘機以側面攻擊，向之突襲。逼使日軍之西進部隊，不得不向後退却。若日軍正面部隊，如以全力北進，則在皖西之我軍，必將回師東指，以襲

其後。再則日軍如以正面進襲，犧牲極為重大。日軍目下所取之戰略，似係不向西進即向東進，以冀包抄我軍後路。但日軍倘欲向東進，其遭遇之困難，必較西進為尤甚。蓋該處河道縱橫，交通不便，且我軍流動部隊之在該處者，亦已早有埋伏，隨時可截擊日軍之交通及後方也。』

現在李將軍已被政府任為安徽省政府主席，目的係為便利統一指揮津浦南段及蕪湖兩方面戰事起見，即使徐州將來被日軍攻陷，李將軍也將仍舊率部在安徽省内或隴海線上作戰。

在目前戰局中，李將軍實在處於至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在日軍南北夾攻之下，以全力前支後擋，使日軍無法遂其打通津浦線的企圖，其勞苦的程度，幾乎令人難以想像，不論中日戰爭的結果如何，談起徐州戰役來，我們總不能不推李宗仁將軍為第一功臣。